

蘇 珊

賴勇霖

朝陽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四年級

冬天午後微涼的風從半開的窗戶吹了進來，緩緩地吹響了懸掛的風鈴，三角鐵般清脆的聲音伴奏著蕭邦，襯托出小房間橘色燈光的美麗。沒有聲音，沒有痕跡，也沒有回頭，蘇珊靜靜的從身邊走過，持續著整整兩個星期的冷戰。蘇珊，是不是該多穿一點？看著單薄的她，我心裡想著。

開心不開心你都擺著同樣的臉，我聽不懂你，更看不透你。只好就這樣默默地處在這空間，默默的望著你。蘇珊，你是否還記得我的名字？

毛毛細雨下了起來，透明茶壺裡也開始冒泡，接著咖啡的香氣瀰漫了整個房間。隨手點燃的菸，夾在指縫間，煙裊裊飄著。蘇珊不喜歡咖啡，更不喜歡菸，這是屬於我的獨立享受空間。我深吸了一口，菸的前端被我燒得通紅，我特愛這種感覺，好像它又從奄奄一息的世界中甦醒了。練了很久，卻始終無法吐出圓環的煙。

我記得專家說九十七度的熱水最適合泡咖啡，但熱水與咖啡粉的比例卻老是記不住。奇怪，品嚐不是很私人的事嗎？眯著眼，嚐了口只加了奶精的咖啡，我享受的只是咖啡滑入口中前，期待的那一瞬間。我把杯子放下，蘇珊卻因為杯子與托盤撞擊的聲音瞄了我一眼。蘇珊，我不懂冷戰的開始，從你眼中也看不見結束的終點線。

我半開著眼，享受鋼琴與風鈴的合奏。微風把煙灰吹到靜置的手機上，我輕輕地吹開後，深深地再吸一口，菸草再次得到了救贖。

凌亂的桌面從不整理，我總愛說這是尋寶，你永遠不知道會找到什麼，然後接著說出阿甘的“巧克力”哲學。蘇珊顯然不屑這精心設計的藉口，這是從她每次經過桌邊的眼神中所得到的答案。蘇珊，你還記得我的聲音

嗎？

雨勢變大了，霧濛濛的窗外也許有趕路避雨時急促的腳步聲。恩，也許吧，我關起了窗。我常問蘇珊，喜歡炎熱還是大雨的午後？你雖然只微微地笑著，但我知道你心裡一定和我一樣只求過個快樂的午後，陽光或是大雨，只是在日記右上方占版面的項目而已。蘇珊，你現在想著和我同樣的事情嗎？又吐了口不圓滿的煙。

X

X

X

在桌上找到了你之前留言的紙條，壓著的石頭依然在那。

“什麼時候你才會懂？”

急促的心情才會寫出那麼潦草的字吧，語氣好像母親一般。我看著紙條，又輕輕的對它吐了口煙。蘇珊，你在旁邊也看見了嗎？似乎並沒有，你依然坐著，神情就像那些我們一起聽著蕭邦時一樣的溫柔。蘇珊，你是在等著那首最愛的曲子嗎？

紙條再次被石子壓得牢牢地，放在同樣的位置，彷彿想把記憶完美地保存。默默的看著紙條，菸草前端又被染紅... ..咳！咳！咳！我被噲得像第一次抽菸一樣。那雙救贖的手突然鬆開，菸硬生生地掉到桌上，星火微微的在空中飄了起來。

咳！咳！咳！呼吸還不能平復，我把菸擱在一邊，拿起了石子。想起了，這意義非凡的石子，是爲了紀念與蘇珊當年在受保護海邊的回憶。想起當時她不斷地嘮叨我偷拿石子的畫面，心中早已熱流涌上，淚流滿面。握在手中的石子依然沙沙的，還散著鹹味。上面的沙子是石子的回憶嗎？又或是同伴？還是家人的期盼？怎麼如今顯得那麼冰冷。外面的雨突然下

得更猛烈，但是我的心卻像晴天一般，烏雲劃開，一切也跟著明白了起來。

我懂了。

X

X

X

我把石子安穩的擺回桌上，連一顆沙子也深怕掉落。慢慢地，我回頭望了蘇珊一眼，這不是她最愛的圓舞曲嗎？蘇珊雖然不會追著尾巴跑，卻都會在這時到我身邊來。我不敢用夾過煙的手撫摸它，但卻露出了最甜美的微笑，發自內心的微笑。我蹲下耐心的清理蘇珊吐出的毛線，想起收養它時決定取和女主人同樣的名字，想起了當時的喜悅，更想起那份熱心。

轉身把窗戶打開。大雨依然，我急忙地拿了兩把傘就往外奔去。

我從來就不關心其他人的感受和想法。我不管她愛不愛咖啡，也不顧及煙味。我不管外頭是否大雨，也不管有沒有淋濕的路人。我爲了紀念我們的回憶，就帶走了受保護海邊的石子，也不會發現它就壓在紙條上。這樣的冷漠與自私，就是大家離開的原因。

傘一把我自己撐著，一把遞給從窗戶看到用報紙擋雨狼狽的大叔。一路向西奔去，奔跑時口中喊著：“蘇珊... 蘇珊...”